

清代皇帝一家人

凤子龙孙

吕霁虹



辽宁大学出版社

序

王鍾翰

清官史之研究，乃清史研究中派生之一新分支。二三十年来，不啻异军突起，人才辈出，忽然而兴，蔚为大国。

70年代末，北京故宫博物院从事文博学的科研工作者群起进行探讨之，成立清代官史研究会，发表专题论文数十百篇，出版了《清代宫廷历史研究》系列丛书，全套不下十数种。80年代中，沈阳故宫博物院不少中青年同志急起直追，发表专题专著亦不下数十百篇，同时亦出版了《清代宫廷丛书》系列丛书第一辑，内为《清宫后妃》、《清宫皇子》、《清宫侍卫》、《清宫太监》等4种，1套4册。当时出版发行，两年内销售告罄。从而不难看出，关内外清官史研究系列丛书的正式问世，引起了社会广大读者和清史学界的瞩目与关怀，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顷者沈阳方面由支运亭、王佩环两同志主编的《清代皇帝一家人》即将续出，内为《圣朝天子》、《后宫佳丽》、《凤子龙孙》、《金枝玉叶》、《天潢贵胄》、《皇亲国戚》等6种，1套6册。大概言之，清代康乾盛世，远迈汉唐；天潢贵胄，兴衰各异；满蒙联姻，荣辱与共。深入浅出，引人入胜，雅俗共赏，洵不失为史家之一部别裁体史书。以视乾隆、嘉庆两朝敕纂的《国朝官史》与《续编》以及民国初年唐邦治所著《清皇室四谱》之专详一代的宫殿規制、典章

礼仪两部官书和一部私人专著，全录条文，胪列世系，真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自然二者不可同日而语了。

支、王两同志不遗在远，来书嘱为之序。我虽不文，亦谊不容辞。回忆儿时所诵武侯之言：“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诸葛亮《前出师表》）一大段千叮万咛，叮咛刘后主（禅）的话，其中所谓“宫中”禁中，“府中”外朝也；“内外”即谓“宫”与“府”也；宫中亲近，府中疏远。武侯出师上表所千万叮咛刘禅者，在此不在彼也。

我个人认为，孔明先生之苦口婆心告诫刘后主者，要在强调官府一体，是非以明，不轻信内侍（太监、宦官）之私语，而应虚心听从逆耳之忠言，使内外不偏私，不致蹈东汉宦官窃权干政之覆车耳。后主刘禅昏庸，安于内廷宴乐，不听武侯之忠告，终以惑阉竖而丧国。唐、明二朝，不知振作，慑于妇人之言而迭酿阉祸。清则殷鉴不远，废十三衙门而创设内务府，委任包衣，以太监隶之。太监只司洒扫应对之事，如交结外朝，干政者斩。吴良辅、安得海，先后伏法，即其明证。太后临朝，清亦有之。清初孝庄文皇后（顺治生母）无临朝之名，而有听政之效。身历三朝，卒享天年。有功家国，名垂青史。清季慈禧太后临朝专政者四十年，倚李莲英辈为不可须臾离，李莲英权倾朝右。然慈禧一死，李莲英辈即俯首就缚，一举手而廓清之，卒不致蹈前朝之覆车者，以“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使宫中不得凌驾乎府上之故。仅就此点而言，满汉两民族之社会制度与传统文化大不一样，清又善于吸收汉文化而加以揉合改造，成为其“参汉酌金”之新制度的内务府，固不可漠视两种社会文化之有同有不同而混为一谈也。

今冬余暇，偶有所感，拉杂书之，以报支运亭、王佩环两同志之雅命，是为序。

1996年12月于北京中央民族大学

目 录

一、声名显赫五宗藩

开国元勋大贝勒·····	1
叱咤风云摄政王·····	15
谦恭正直皇御弟·····	28
晚清皇族政治家·····	35
光绪皇帝本生父·····	47

二、驰骋沙场报家邦

能征善战庶子王·····	57
军功第一数风流·····	66
文皇帝的武皇子·····	75
定北疆功过参半·····	85
平定三藩大将军·····	92
安平贝勒不安平·····	99

三、获罪削爵几王公

皇天不赦悖逆子·····	106
玉牒之末附其名·····	112
受株连被黜宗籍·····	123

“武英”功名毁一旦·····	130
皇权斗争的牺牲品·····	141

四、礼烈亲王诸虎子

克尽忠诚勤王事·····	150
智勇双全颖亲王·····	159
浪子回头建功绩·····	168

五、争储败为阶下囚

不得志的大阿哥·····	175
两立两废皇太子·····	181
难兄弟同死非命·····	189
夺嫡之谜世人谈·····	197

六、辅佐朝纲理事王

袭父爵封亲王·····	204
皇孙儿战死疆场·····	211
得重用佐理朝纲·····	218

七、天潢贵胄得恩封

娃娃王爷乱世雄·····	227
罪谪新疆端亲王·····	232

八、文坛艺苑显身手

文房艺事称三绝·····	240
书法名世自成家·····	244
天家贵子雅士多·····	248

一、声名显赫五宗藩

清代自兴起始，历朝皇子皇孙中，除继位为君者外，还出现过一些辅政贤王，他们在当时封建国家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或名噪一时，或功垂后世，其中最为突出者当推礼烈亲王代善、睿忠亲王多尔衮、怡贤亲王胤祥、恭忠亲王奕訢、醇贤亲王奕譞五位被赐予“世袭罔替”殊荣的名王。

开国元勋大贝勒 ——太祖第二子代善

万历十一年（1583），即努尔哈赤以13副遗甲起兵的那一年，他又喜得一贵子，这个生命的出世，似乎预示着建州女真的“新生”，给统一大业带来了希望。他就是日后随父开国创业，并在三代四朝政治生活中起过关键作用的和硕礼亲王代善。

“古英巴图鲁”

代善是努尔哈赤第二子，与长兄褚英同为太祖福晋佟佳氏所生。他“生而英毅、智勇过人”，少年时代即随父投身于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从征哈达、辉发、叶赫等部，论功封为贝勒。万历三十五年正月，原附于海西女真乌拉部的东海女真虎尔哈部蜚悠城主策穆特赫，因不堪忍受乌拉贝勒布占泰的欺凌，特

来赫图阿拉求见努尔哈赤“乞移家来附”。努尔哈赤命代善与叔父舒尔哈齐、兄褚英等率 3000 兵前往蜚悠城搬接其部众。途中夜行军时，突见旗纛上有白光闪动，众人十分惊奇。舒尔哈齐以此为“凶兆”，想班师回兵。代善则“决意进兵”，他对褚英说：“此兵一回，吾父以后不会再会用你我统兵打仗了。”遂与兄长一起说服叔父继续进军，顺利到达蜚悠城，收四周屯寨人口五百余户而归。乌拉贝勒布占泰率兵 1 万，在图门江右岸的乌碯岩截击，面对三倍于己的敌兵，代善毫无畏惧，他鼓励将士说：“吾父素来善于征讨，今虽在家，但我二人领兵到此，你们不必害怕和犯愁，不要以为乌拉兵多就一定能够取胜，有天助我国，此战必胜无疑”随后与褚英各率 500 兵，两路登山而战。乌拉主将博克多与代善阵中交锋，被他掇盔胄斩于马上，乌拉兵尽弃器械、牛马败逃。代善等乘胜掩杀，获马 5000 余匹，甲 3000 副、杀敌 3000 余。这是建州女真扩展势力过程中一次重大战役，从此，乌拉再不敢“窥望其去留”，“兵锋所指，莫敢谁何”。回师后，努尔哈赤赞代善勇敢克敌，赐号“古英巴图鲁”。

代善不仅“雄势非常”，而且长于审时度势，能谋善断。万历四十一年，努尔哈赤统兵 3 万再度攻打乌拉，代善随父前往。大军连克三城直逼乌拉都城。布占泰闻讯，急忙领兵 3 万越富勒哈城前来应战。建州诸将领“皆欲战”，可是努尔哈赤却认为乌拉与建州是“相等之国”，不能“一举尽灭”，担心一旦与之交战将士必有伤亡，因此犹豫不决。其实努尔哈赤是过高估价了乌拉的实力，此时的乌拉，经过几次战败已元气大伤，不久前内部又发生江乱，国势日衰，如果对其发动进攻定可取胜。这一点代善比努尔哈赤看得准，于是他率诸将力谏说：“我们远道征战应速战速决。出发前我们担心的是布占泰不出城，现在他既已在郊野与我们列阵，为何不抓住时机进攻呢？如果不是为了进攻，又何必从家里来这，何必把马喂肥，也用不着修理甲冑、弓箭和刀枪了。”一番话坚定了努尔哈赤决战的信心，遂下

令出战。代善率先突入敌阵，领兵越富勒尔城取其都邑，又领轻骑“邀击溃众，歼过半”。布占泰“仅以身免，投叶赫国而去”，貌似强大的乌拉部终被建州所灭。

后金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伐明，进攻抚顺。行至斡琿鄂漠之地，突然天降大雨，出于谨慎，努尔哈赤欲停止攻明，暂时回兵，众贝勒也都没了主意。代善则认为，既与明公开交战，就不应半途而归，否则定影响士气。他大胆谏言道：“我与明和久矣，今因其不道，故成仇隙，兴师已至其境，若回兵，我们是与大明和好，还是为敌呢？而且兴兵之举已难以掩盖，天虽下雨，但我军有雨衣等备雨之具，不必顾虑弓矢器械被淋湿，天降大雨明军懈怠，防备松弛，根本想不到我们在这时进兵，所以此雨有利于我们而不利于明。”这些话，从后金国发展的关键着眼，分析了与明朝关系的实际情况，阐明只能继续前进，绝不可撤兵回归的道理，颇有见识，终为努尔哈赤采纳，于是传令全军冒雨起行。次日晨到达抚顺城下，明军果然无备。代善等率士卒架梯登城攻入城内，明游击李永芳率守军500人归降。次日回兵时，明广宁总兵张承荫统官兵1万前来追袭，代善与皇太极回兵迎战，努尔哈赤恐敌有诈，令额尔德尼传谕收兵速归。代善十分把握地说：“如果明兵等待，我们就出战，若是没有等待，就是他们败逃了，我们正可尾随追杀，不然，我兵默默而归，他们以为我们是惧怕而去了呢。”努尔哈赤认为“所言甚是”，因而也回师往助。后金军追敌40里，与之大战于抚顺城外，连破明军三营，阵斩张承荫、颇廷相等数名明将获胜还兵。此番攻明，后金一举攻下东州、马根单、抚顺三城，及台堡500余处，俘人畜30余万。代善所起的作用非同一般，其胆识为努尔哈赤所称道。

得储位而复失

在诸子中，努尔哈赤由于受到中国嫡长制的影响，对元配所生年长的褚英和代善最为重视，在分予诸子财产时，他二人所得部众、牧群、白银及敕书等都多于别人，在汗位继承上他们也是首先被考虑的人选。乌碯岩大战后，褚英被立为嗣子，但他心胸狭窄“不能公平地治理父汗所交付的大国，心术不正”，不如宽柔的代善那样得人心，这使努尔哈赤很不放心，遂令代善为其辅佐办理国事，而且时有令其弟当政之念，只是出于“焉能弃其兄而令其弟执政”的考虑，才仍命褚英执掌国政。后来褚英获罪被处死，代善遂被立为嗣子。努尔哈赤曾明确表示：“我死后，将诸幼子及大福晋交由大阿哥（代善）抚养”。当时在后金居住过的朝鲜人李民寅断定：“酋（努尔哈赤）死之后，则贵盈哥（代善）必代其父。”正因如此，努尔哈赤注意在实践中培养代善的能力，授予他很高的权力和地位。万历四十三年（1615）十一月，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杜度分掌一旗，唯准代善统正红、镶红两旗，其军事实力大于其他贝勒。第二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大金国，自立为汗，代善受封为和硕贝勒，位在四大贝勒之首。此后较长时间内，他协助努尔哈赤处理政务，在开创基业和治理国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天命四年二月，明辽东经略杨镐统10几万大军，兵分四路进攻赫图阿拉。在这场关系后金国存亡的战役中，代善作为主要将领和指挥者，出色地实施了努尔哈赤制定的“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即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总布署，保卫了后金国的生存。战斗一开始，后金“全军向西方”迎击明主力杜松军。代善奉命为主帅先驱迎敌，出发不久，有哨卒报清河路发现明兵，代善迅速做出判断：“清河路狭窄，明军不能速行，暂时不会到达。”于是果断决定用200兵前往守卫阻击，大军则按原定计划继续西进，迅速到达界藩山下。此时杜松军已驻营萨尔浒山，正

以2万兵力攻打吉林崖上后金新筑的界藩城，代善与父汗商议，并按其制定的战略布署，从右翼四旗中分出两旗守卫吉林崖，然后集中六旗兵力首先对萨尔浒山上的明军发起进攻，一举攻破杜松大营，再合八旗围歼吉林崖明兵。战斗中，代善身先士卒奋勇冲杀连连败敌，明军死者遍野，主将杜松中箭身亡。当天晚上哨卒报告马林北路军4万人马已到达尚间崖，代善闻报，马上布置诸贝勒及领兵将领妥为防范。次日晨，遣人往报父汗速率大军来战，并自率部下士兵先驰，直入敌阵冲突纵击，抢在敌军前面行动，后来又与八旗军并力追敌于尚间崖之野，逼敌过河。明军“死者遍山谷间，血流尚间崖下，河水尽为之赤”。主将马林仅以数骑逃回开原。随后，代善又挥兵转战斐芬山消灭潘宗颜部明兵，至此两路明军全部被歼。

两日后，努尔哈赤回到赫图阿拉，前线战事交由代善全权指挥。四月十六日，代善乘胜再赴东线作战，在阿布达里岗与莽古尔泰、阿敏、皇太极合军杀敌，全歼刘挺军，然后在富察山收降了助明作战的朝鲜军队，取得东线大捷，萨尔浒大战以后金国全胜而结束。在整个战役中，代善作为努尔哈赤的副手指挥全局，表现出冷静、沉着、果断机敏的大将之才。

萨尔浒大战中，前往助战的朝鲜元帅姜弘立率部投降于后金，许多贝勒主张将其杀掉并借端进攻朝鲜，代善不赞成此议。他认为“每以四面受敌，仇隙甚多，则大非自保之理。”因此向父汗建言：“与南明相战，不可不与朝鲜相合。”当努尔哈赤因两元帅不以后金礼节对其叩拜，发怒令尽斩朝鲜将卒时，代善又以“阵上和约已指天为誓，若将他们杀掉，天所不容”之语极力劝止，还建议应将他们“尽数送还”。以政治解决与朝鲜的关系问题。此时，后金处在初创时期，实力尚不强大，况且对明战争将大规模展开，根本没有条件攻打朝鲜，所以，代善的建议非常正确，努尔哈赤采纳其建议，放还姜弘立等，并派使者投书朝鲜，确定了暂与朝鲜修好一意攻明的方针。天命四年

四月，代善从努尔哈赤攻占开原、铁岭，五年五月自率数万骑掩袭于辽沈之间，攻陷六堡，掳人畜数千。六年三月后金夺取辽阳、沈阳，进占辽东地区，代善舍命奋战，屡建勋劳。

身为四大贝勒之首，代善外统重兵，内佐国政，功勋卓著。然而功高震主，权大逼君。随着代善权位日重，他同父汗产生了矛盾，况且此时皇太极等诸兄弟已成长起来，他们各有兵权，立功沙场，难免有争储之想，因此代善成为众矢之的。此时接连发生几件事，使代善与父汗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感情裂痕。

天命五年三月，努尔哈赤的庶妃代因札揭发汗的大福晋与代善有暧昧关系，说大福晋乌拉那拉氏阿巴亥曾两次备办酒食送与代善，大贝勒受而食之，而且每日必遣人去大贝勒家看望二三次，有时大福晋还深夜出宫。在努尔哈赤调查此事时，众贝勒大臣也证实说，每当在汗宫内宴会或议事时，大福晋即以金银珠宝装饰于身，献媚于大贝勒，众人早已有所察觉，想报与汗责之，但因惧怕大贝勒和大福晋而未敢上达。当时满族确有“父死妻其庶母”之俗，代善又是努尔哈赤指定的继承人，况且努尔哈赤已年过花甲，而大福晋正值盛年，所以倾心于代善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毕竟努尔哈赤本人还健在，阿巴亥又是他极为宠爱之妻，代善与她不避往来，实为不守伦常，对父汗大有不敬。努尔哈赤震怒之下欲将二人治罪，但考虑家丑不可外扬，若因此加罪于他们，必弄得满城风雨，于是便巧借大福晋私匿财物之故，将其定罪离弃废之，对代善未予治罪。并解释说，因为以前说过，他死后要把小儿子和大福晋给大阿哥抚养的话，大福晋才倾心于大贝勒，一日二三次派人看望。这样，将此事压了下去，顾全了各自的面子。但他内心十分痛苦，此后与代善在感情上有所疏远。大福晋被贬不久，因后金要从界藩迁居萨尔浒，努尔哈赤前往新址视察，指定各贝勒兴建府宅之处，令其各自整修。其中划拨给代善之子岳托的居地优于其父，可见代善在努尔哈赤心目中的地位已发生变化，后来代善又几

次以自己所居之地狭小为由，要求父汗调换，使努尔哈赤对他更为不满，父子间又增添了新的裂痕。

天命五年九月，据《满文老档》记载，代善次子硕托与人密议叛逃投明，被代善得知后从公告发，并以硕托“萌奸究，行悖乱”为辞，六次跪于父汗面前，请求将其交由自己亲手杀掉。努尔哈赤不以代善为是，却认为硕托出逃实为代善听从后妻谗言，对其虐待所致。因之怒斥代善说：“硕托生性庸懦，果真犯了那样的罪，也是那些女子使他深陷罪恶。”质问他为什么不能像自己那样，把优良的家臣赐给硕托。代善不敢正面回答，又提出硕托与己妾通奸，还推出属人喀勒珠为其作证。努尔哈赤派人查对，确认是喀勒珠受代善之妻指使诬陷硕托后，当着众贝勒的面痛斥代善：“你听妻诬陷言词而杀亲子，又将怎样对待其他兄弟，像你这样的人哪有资格当一国之君！”他见诸贝勒大臣窥伺代善脸色一言不发，十分生气地说：“你们认为我说的话不对呀，为什么还坐在大阿哥那一边？快离开吧！”随后宣布废除代善嗣子之位，将其僚友、部众尽行夺取。代善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杀掉后妻，到父汗前请罪，承认自己误听后妻言，丧失父亲托付之权。谢父汗“不处死刑而得再生”之恩，并与诸兄弟发誓，日后如果再存以非为是，以恶为善之心，甘愿天地惩罚不得善终，勉强取得了父亲的宽恕，从这以后，代善处处谨身自持，经常引咎自责，努尔哈赤深知他不是奸恶狡诈之人，因此未对他进一步责罚，仍令其管领两红旗。此时，努尔哈赤已决定不再继立嗣君，天命六年二月令四大贝勒分月值政，次年三月又于四大贝勒之外立四小贝勒参与国政，并明确规定将来由八和硕贝勒推举有才能又能受谏者继承汗位，共治国政之制。代善作为大贝勒，在统治集团中仍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拥戴新君识大体

代善在努尔哈赤时期辅佐父汗开创基业有重要贡献，在皇

太极时期也有安邦定国勋劳，这首先表现在拥立皇太极为汗的问题上。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患毒疽病死，按规定由八和硕贝勒共同推举嗣君。当时具备条件者只有代善和皇太极两人。论年龄、阅历和军事实力代善比皇太极更有资格继承汗位，而且手下又有岳托等能征惯战的儿子。但皇太极智勇双全，天命时期功勋卓著，又善于笼络人心，不仅在众贝勒中有威望，而且还深得父汗宠爱，对他有“依赖如眸子”的赞誉。天命六年九月，努尔哈赤在与亲信大臣阿敦密语汗位继承人问题时，即直言不讳地说出皇太极之名。三年后，在处理武尔古岱受贿案中，努尔哈赤责备皇太极未将此事通告诸贝勒知道时又说：“你独善其身，对他人越分行事，抛开诸兄弟，你还想坐汗位吗？”再一次提到皇太极继汗位问题，可见皇太极是努尔哈赤心目中理想的继承人。另外皇太极素怀大志，早有与代善争立之心，当年庶妃代因札告发大福晋与代善暧昧之事，可能即为他所指使。以后他又与莽古尔泰、阿济格联成一气与代善对抗，当年阿敦即提醒代善“皇太极等欲图汝”，代善到父汗前哭诉请其作主，努尔哈赤认为是阿敦有意挑拨，将他定罪囚禁。现在两人竞争到了决定性时刻，皇太极绝不能等闲视之，代善如果继位，势必要发生一场争斗，造成内部的分裂和混乱。再则，代善深知皇太极智勇胜于己，于是权衡利弊之后决定拥立皇太极为汗，得到其子岳托、萨哈廉的支持，他们劝父“早定大计”。在诸贝勒会议上代善主动提议皇太极为君，并与众人合词请皇太极即位，使关系后金国命运的皇位继承问题得到顺利解决。皇太极即位后改革弊政，健全机构，使后金国得到进一步发展，为清一统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这一点来说，代善主动让步实乃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之举。

其次，代善的安邦定国作用还表现在他积极支持皇太极主政上。皇太极即位之初权势并不很大，有些宗室贵族轻视君主，违法妄为，使他十分为难。每当这时，代善总是站在他的一边，

凭借自己大贝勒的地位和威望加以说服和制止，以维护汗王的尊严。天命十一年九月初一，皇太极即位当天，封诸兄弟子侄爵并赐其宴，贝勒阿巴泰因未能封和硕贝勒而大发牢骚，而后又拒绝参加欢迎蒙古昂坤杜棱的宴会。皇太极将此事公布于众，代善率众贝勒前往阿巴泰府，责备其“越礼僭分”、“紊乱纪纲”，终使阿巴泰服罪认罚。一个月后，代善奉命与阿敏等贝勒往攻蒙古扎鲁特部，阿敏“行事变常，语言乖异”，在军中大讲“谁畏谁，谁奈何谁”的怪话，对皇太极大为不满。战斗胜利后，代善欲向皇太极告捷，他又语侵代善“欲相诟骂”。代善没有与他计较，而是好言劝解，晓以大义，阿敏自感理屈遂依议而行。天聪五年大凌河战役中，莽古尔泰酒后与皇太极发生争执，拔刀向皇太极示威时，代善厉声斥责说：“如此悖乱，不如死了。”事后他又率诸贝勒议定革去莽古尔泰大贝勒名号，夺五牛录属员，罚银万两，维护了皇太极的尊严，帮助他进一步树立一国君主的权威。

再则，皇太极时期战事频繁，作为治国重臣的代善亦披坚执锐，戮力疆场，多次参加征战，在安邦定国、开拓疆土中建有重大功勋。天命十一年十月，因蒙古扎鲁特部“败盟杀掠，私通于明”，代善奉命统八旗精锐1万往征，杀其贝勒鄂尔斋图，生擒巴克等十四贝勒，败其部获胜而归。天聪元年五月，又与阿敏、硕托二贝勒率两红旗和镶蓝旗征明，攻锦州围其城。三年十一月后金绕道蒙古入边征明，他随皇太极率中路大军由洪山口进明地，攻克遵化，包围北京，在德胜门外大败明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军，随后攻占良乡，击敌于永定门外。十二月随太宗率兵东进蓟州时，与入援京师的山海关明军相遇，他身先士卒冲入敌营力战，明军5000人全部被歼。第二年二月，明兵部尚书刘之纶率兵攻遵化，他纵兵包围敌营尽歼其军。天聪五年七月从皇太极围攻大凌河城，明援军在距城15里处四面合营，列大小炮及鸟枪来战，代善奉命率部参加战斗，生擒明

监军张春等数名将领，切断明军来援之路，迫使大凌河守将祖大寿献城投降。六年三月代善从皇太极率师远征察哈尔林丹汗。八年五月再度入边征明，率两红旗自喀喇俄保地方入明边，先攻下得胜堡，进兵朔州，然后会大军攻大同以俘获献上。两年后 54 岁的代善又偕领大军进攻朝鲜。总之，天聪年间，代善几乎参加了后金所有的重要征战，并辅助太宗筹谋定策指挥作战，充分发挥了其元勋老将的作用。

宽容退让 谨守臣道

代善首倡皇太极为汗并积极支持他主政，使其与皇太极的关系迅速缓和，出于感激之情和稳定统治的需要，皇太极继位初期对以代善为首的三大贝勒极为优礼，使之在后金统治集团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朝贺之时，三人免行君臣之礼，与皇太极俱南面并列而坐，接受群臣跪拜，还令三大贝勒袭旧制轮流值月掌理国政，代善作为大贝勒参与制定重要的政策和制度，成为后金国家最高议事和决策机构的首要人物。如天命十一年十二月，皇太极为复书明辽东巡抚袁崇焕议和之事，特命巴克什达海到代善、莽古尔泰和阿敏府上，请他们一起商议酌定议和条件。天聪三年，皇太极定议伐明，大军行至中途，代善和莽古尔泰建议回兵。皇太极虽心有不满意，但仍纳所议决定还师，幸有岳托等人提出反对，力主皇太极继续进军，代善才被迫同意由皇太极裁定。

但是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多久，皇太极为巩固汗权推行封建中央集权制就不能不打击三大贝勒为代表的八旗诸王的势力。这一方面是因为代善等权势过大，使皇太极深感不安，另一方面也是后金国继续发展的时势使然。天聪三年二月，皇太极以关心三大贝勒操劳过度为名，削去他们轮流执政的大权，令诸子侄贝勒代为理政，使之听命于汗的指挥和控制，开始了集权活动。天聪四年六月，又以 16 条罪状幽禁了二贝勒阿敏，对代

善也多有压抑和打击，代善深知处境艰险，常怀避祸之心谨慎从事。当年十二月，在一次围猎中，代善部下蒙古人猛克射孢子时误中皇太极御衣，代善急忙到皇太极面前请罪，他哭着说：“上为众所托，此奴误射御衣，倘若射伤肤体可怎么办？”为了表白自己对皇太极的忠心，他非要杀死猛克不可。皇太极派人详查此事，确认实属误射后，令将猛克鞭100放回。天聪五年八月，莽古尔泰因“御前露刃”被革去大贝勒爵位。十二月，在礼部参政李伯龙请定朝会班次仪制时，代善主动提出：“既奉上即位，又与之并列而坐；太不符合礼仪，所以心里一直不安。从今以后，请汗南面中坐，我与莽古尔泰侍坐于两侧。”因皇太极早有此意，遂欣然接受。第二年元旦皇太极特设家宴款待代善和莽古尔泰，落座时令代善居中而坐，代善“以越分辞”。宴间皇太极执玉罍敬代善酒，代善跪而接受。

尽管如此，代善与皇太极仍有矛盾发生。天聪九年，察哈尔林丹汗妻妾率余部来归，皇太极领诸贝勒出沈阳城远迎，及至，将林丹汗伯奇福晋赐予长子豪格，欲将囊囊太后给代善为妻。代善嫌其贫穷违命不纳，却要娶富有的苏泰太后，皇太极因已将她赐给济尔哈朗而未允，代善便娶了察哈尔林丹汗之妹泰松格格，但对未能娶苏泰太后耿耿于怀，于礼迎时离开皇太极独自前行三日，并与皇太极不睦之哈达公主莽古济往来密切，发泄不满。太宗得知后遣人质问代善说：“你自率本旗人任意行止，又将怨恨我的哈达公主邀请营中设宴馈物，还用马送她回家，这是什么意思？”翌日，又在内殿召集诸贝勒大臣会议，当着众人的面指责代善：“我既为君，则制令统于所尊，岂可轻重其间？”随后历数代善以往种种不良之举，十分生气地说：“你们这些人悖乱如此，我将杜门而居，你们另选一个强有力者为君吧！”遂闭朝门不许诸贝勒进见。众贝勒跪请皇太极临朝“亲决万机”，并按皇太极所列事实给代善定罪，拟革代善大贝勒名号及和硕贝勒职，在经济上也给予一定的处罚，皇太极这才出

朝听政，命免革代善之职，归还其10牛录属人。经此打击，代善权势进一步下降，从此做事更加谨小慎微。不久，莽古济属人冷僧机揭发莽古尔泰、德格类生前与莽古济“对佛跪焚誓词”，阴谋夺取汗位的重大谋逆行为，莽古济被处死。后来有人指控代善长子岳托与莽古济谋逆案有牵连，此时岳托已病死军中，皇太极询问代善如何处置以为试探，代善明确表示：“当按律究治，抛其骨，戮其子”，极力证明自己与此事毫无干系。十二月，皇太极为群臣请上尊号称帝之事，令诸贝勒立誓，特意指示代善可免誓。代善心绪不安地说：“汗考虑我年老，恐怕我触犯誓词而死，这是对我的恩爱，但我不与诸贝勒一起立誓，怎能吃得下去饭呢。”于是率先对天宣誓：“竭尽其力，效忠于汗”。翌年四月，皇太极即帝位，建国号大清，改元崇德，54岁的代善被封为和硕礼亲王。此时，皇太极的统治地位已相当巩固，他见代善确无争权夺势之心，且年事已高，因此对其敬爱安抚，遇有过错也多加宽恕。

崇德二年，有人揭发代善在出兵朝鲜时用所获粮米喂马，及选用护卫超过定额之事，皇太极对代善说：“我对兄弟如此敬爱，你为什么不体谅我。”三年六月，在诸贝勒议政会议上，有人追论征喀尔喀时代善属下觉善对皇上不恭之罪，并说代善“必无尊上之心”，建议革去代善王爵，斩杀觉善。皇太极替代善辩护说：“这些事与兄长有何相干，觉善在新安得罪，岂可累及在家的礼亲王，你们不如说，是王不乐国政才使所属之旗出现这样的事，”遂不予追论。崇德四年十一月，代善跟随皇太极于叶赫地狩猎，坐骑跌倒，他的脚被摔伤，皇太极亲自下马为代善裹伤，并流着眼泪说：“我多次劝兄年事已高不能再驰马；兄长为何不珍重自己！”随后罢猎而还，与代善坐轿缓行，从此以后凡有出征打仗之事不令其前往。